般若智與菩提心\_\_\_\_星雲大師工夫心法研究

台大哲學系杜保瑞

一、前言：

　　本文之作，將以＜般若智與菩提心\_\_\_\_星雲大師工夫心法研究＞，為題，探討星雲大師一生實踐人間佛教理想的工夫心法，亦即他如何培養自己，以及教導弟子和信眾的修行方法。人間佛教是大師一生為了佛教振興所指出的理念宗旨，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的理念與作法，除了有從佛教教義本身汲取的義理依據之外，還有更多面對社會現實的具體事務，更有大師自我鍛煉的處事智慧。如果說從佛教教義來證成人間佛教是大師理念的學術依據的話，那麼許多大師日常所記的智慧法語，就是大師自創的工夫心法，就是這些智慧使得大師人間佛教有如此輝煌的成效。大師一生就是運用這些處世的智慧原則，鼓勵自己、教育子弟、教化信徒，這些心法智慧，正是大師從佛法的薰陶中以及他的自性中流露出來的，正是大師自創的人間佛教操作實踐心法。心法就是心理修養的工夫，從中國哲學方法論說，就是本體工夫，儒釋道三教都有本體工夫，唯佛教的本體工夫當然是以佛教的實相為蘄向，而般若智與菩提心正是大乘佛教的實相、本心、佛心、佛性，星雲大師於《佛光菜根譚》、《往事百語》、《迷悟之間》《星雲禪話》、《百年佛緣》、《人間萬事》、《當代人心思潮》等等專書中的智慧法語，就是本研究計畫所指的星雲大師的本體工夫心法，這些心法，根本上來自大師救渡眾生的菩提心，但是應世的智慧，卻須般若的空慧以為指導，因此本文以＜般若智與菩提心＞為名，藉由對大師智慧法語的闡釋，揭露大師自創的人間佛教修行心法。可以說，本文既是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理論研究，也是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推廣應用的研究，此一研究方向，並非回溯大乘佛教教義，以為大師理論的證成。而是藉由大師創作的智慧法語，說明佛教般若智與菩提心在現代社會的最新應用版本。大師所有的智慧創作，都是發自他內心的領悟與實踐的結果，也可以說是禪宗哲學及佛教哲學的本體工夫命題的當代最新創作。本文之作，即是要將它們的深度意涵與理論關聯，予以闡釋，闡釋之進行，並非引經據典作教義註解，而是暢通思路，作意旨剖析，以為大師的智慧法語，做再發揮、再推廣的工作。

　　一般來說，都認為大師的人間佛教理念，是傳承自太虛大師，且已由印順導師從理論面予以證成，星雲大師固然有闡釋，但不能與之有別，確有別者，就是人間佛教在現代社會實踐的具體落實，而這就不是太虛及印順所能望其項背的了。因此，研究大師人間佛教的理論，主要定位在他具體落實的種種做法中。對於此事，大師自己也有說法，他常說佛陀成道在人間，弘法在人間，因此佛教就是人間佛教。大師也常說，他自己從小就有人間佛教的性格，人間佛教是每個人自己心中就可以擁有的，不需要說是哪位智者發明發現的。甚至，大師自己有人間佛教的專書著作，自己闡釋意旨。看來，大師自己是要承擔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的創造工程了。筆者以為，人間佛教的方向與教理，從太虛倡議、印順創作、到星雲發展，正是一條順勢而說的軌跡，十分合理。但是，人間佛教事業的發生與發展，那就絕對是星雲大師的獨創與貢獻了。人間佛教怎麼做？典範很多，古今都有，也並非今日才有，但能在具體發揮上做到今日佛光山事業團體的風貌者，沒有星雲大師那是辦不到的。不錯，大師的具體做法正是大師的創造。那麼人間佛教的理論面呢？從傳統典籍的意旨疏理上揭露精義，或從現實作法上反映哲理，這都是可說可寫的。而這也正是星雲大師接續太虛、印順之路，加上他的具體實踐而成構的系統，但是，筆者要指出，在人間佛教的理論面上星雲大師是有不同於印順、太虛的理論創造的，這就是大師的智慧法語、工夫心法的創造，這些語錄體的創作型態，就像《論語》，《論語》作為孔子的語錄，正是儒家聖人一生的最真實智慧的流露，孔子個人智慧心法的流出，都成為儒家學派流衍兩千年的價值意識根據。而佛光山佛教事業團體的實踐，也正是星雲大師智慧心法流出下的具體落實，而佛光山未來的永恆事業，也將是這些心法的不斷發揮與實踐的延展，所以這些心法才是佛光山人間佛教事業的真正寶貝。

　　本文之作，將針對這些工夫心法做意旨的疏解、剖析與貞定，提供學術界與知識界及各界信眾，對如何了解大師的智慧，簡述要旨，對認識大師的理論創造，提供模型。要言之，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，不只有傳統典籍的義理加持，不只有具體事業的千萬證成，更有新穎的工夫心法的理論創造，這就是星雲心法的理論定位，也正是大乘佛教「般若智與菩提心」的現代表述形式。

　　星雲大師的智慧法語，以《佛光菜根譚》和《往事百語》為最佳材料，其他書本之中，雖亦不乏法語的提出，唯此二書最為集中，就《佛光菜根譚》而言，全從心中流露，但無註解，討論之際將全憑討論者的自我發揮。至於《往事百語》，則是既有法語，又有文字解說，且皆是大師親筆所為，闡釋既明，意旨清晰，剩下的就是再詮釋與再發揮，討論之時有本有據。因此，本文之做，將以《往事百語》為討論的材料，並將其中的百條法語，分類為：「認識佛法的基本原理、堅持行佛的修養工夫、勇猛精進的方便法門、面對社會的接引智慧」，而更要以「般若智與菩提心」作為詮釋與討論的佛法依據，說明大師以人間佛教為理念，卻在佛教修養論上創造新觀念、建立新理論。因此本文之做，就是研究大師工夫心法的作品，將藉由星雲模式之人間佛教的智慧法語，呈現佛教工夫心法的最新現代版。

　　本文之作，限於時程，僅及於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的前面幾條之討論，其他討論，將另待時日再提出。

二、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的工夫心法：

　　《往事百語》就是有一百條的星雲法語，它們都是星雲大師胸中蘊藏數十年，隨手拈來、隨口可說的智慧法語，有些話是日常生活中人人都會講到的話，但是大師以他自己的經驗與智慧來詮釋，所講述的內容與所實施的方式就與別人不同，這就是大師轉換現代語言為學佛行佛的語言。有些話語是學佛中常常使用到的概念，大師以自己的體會與使用來豐富它的意涵，使它具備能在現代社會操作的新意。有些話語就完全是大師自創的講法，別人沒有使用過，一但講出來卻又立刻能讓人了解。星雲大師這些白話版的工夫心法，看似簡單平凡，實則力道萬鈞，關鍵就是它們都是被實踐過、被印證過的實用語。

１、難遭難遇

　　「難遭難遇」是《往事百語》的第一條目，星雲大師以自己的一生，就是一段難遭難遇的歷程，但也就是這樣千載難逢的遭遇，讓大師磨練出金剛般的行佛意志，創造出鑽石般的弘法事業，因此，勉勵世人，不要拒絕生命的磨練，因為這樣反而更能創造生命的豐富。星雲大師出生於戰亂的時代，受教於嚴厲的師門，隻身來台後生存於惡劣的環境，為求弘法自己辦佛學院培育僧才，為廣施福田創立國際佛光會而於退休後更加繁忙，這些千載難逢的遭遇，大師從來是逆來順受，沒有拒絕，反而因為接受的結果，自己獲得了更大的成長空間，真可謂小破小立、大破大立、不破不立。為什麼大師總是接受而不抗拒呢？關鍵就是理想，理想就是來自於一位出家僧人的信念，佛教僧侶該做甚麼事？該如何做事？就是大師面對所有艱困遭遇時的態度，大師言：

有人欺騙我時，自忖我是出家人，就必須寬大為懷；有人毀謗我時，自思我是出家人，就不會尋仇報復；有人加害我時，自許我是出家人，就需以慈心相向。長年經歷困頓蹇厄的環境，並沒有將我打倒，唯願天下蒼生皆得福祿壽喜；經常遇到無理取鬧的眾生，也沒有令我氣餒，唯有祝禱法界有情智慧如海，明理通達。所有的冤親債主、榮辱毀譽，透過「難遭難遇」的信念，化為忍耐、寬容，便能逆來順受，甘之如飴。生命中一切好壞榮衰，都因為我有了這個凡事作「難遭難遇」想的性格，而使我的人生充滿了喜樂與幸福！[[1]](#footnote-1)

　　大師所述，誠非虛言，大師一生的遭遇，無不是以上這一段敘述的寫照，所以筆者認為：「難遭難遇」就是「堅持行佛的修養工夫」，佛法有忍辱行，大師就是做到了而已，忍辱，如何忍辱？就是接受生命中的一切困逆，為什麼要接受？因為有自己堅持的理想，救世渡眾就是星雲大師的理想，為了這個理想，忍辱就不是問題，如果眼前的橫逆都不能承受，那麼談何攝受眾生？如果以世俗的方法去對付橫逆，那還要佛法做甚麼？所以大師就是以弘法濟眾的行佛之心，堅持不懈地走自己的路，並以忍辱之心，應對世間一切橫逆，接受所遭遇的一切，以出家僧人應有的胸襟肚量，一關關度過，更一步步成長。

　　從「難遭難遇」這句話中，讓渡者明白人要認識自己生命的特殊處，並且要知道只有經歷苦難才可能增長茁壯，最後最重要的就是，要知道自己是誰？要做甚麼？然後以一生的心力奉獻於這個角色。所遭遇的事情，是為了「菩提心」度眾而遭遇，以為難遭難遇但隨遇而安，則是「般若智」的運用落實。我們也可以說：「難遭難遇」是「勇猛精進的方便法門」也是「面對社會的接引智慧」。

２、錢，用了才是自己的

　　人生雜誌的東初法師，也就是法鼓山聖嚴法師的師父，他說過的一句話：「錢，用了才是自己的。」一個出家人說這這樣的一句話，是意義特別深刻的，出家，就是不蓄財務了，金錢，已與自己無關，但錢能辦事，用錢辦事，辦弘法的事業，錢就變成是弘法利生的資糧了。星雲大師在東初法師的《人生雜誌》服務很長時間，聽過東初法師的說法後，以他一生的經驗，詮釋了這句話的深意。星雲大師說：

從小我就在貧苦中長大，因為沒有錢，養成不購買的習慣，甚至不積聚的習慣。這個習慣，對我一生幫助很大，我一生的佛教事業都從這習慣而來。因為我沒有錢，我不積聚錢，但我非常會用錢。有錢是福報，會用錢才是智慧。[[2]](#footnote-2)

　　筆者以為，在星雲大師少年於叢林生活期間，沒有錢，不用錢，不存錢是大師成長上一個非常重要的訓練，它最後內化成大師的性格與價值觀，落實了出家人不蓄錢財的戒律，卻又因為來台後聽到了東初法師的有此一說，自己不存錢、不蓄財，但為弘法之需，就開始用錢，而且不留任何私財，有多少就用多少，結果錢愈用愈多，能做的事業反而愈為廣大。而這個循環的開端，還必須說是大師早年已養成為了私人生活是不需要用錢的生活習慣，這就是出家僧人的風範，簡樸甚至貧寒的生活，才是真正發出離心的修行生活，這一關沒過，我執尚重，日後弘法利生、佈施度眾的能量也發不出來了，關鍵就是有我，有我就會為我，為我就難以真心為人，不能為人又談何弘法度眾呢？所以筆者認為大師早年修行上的「沒有錢」的生活，正是大師年輕成長期的重要條件與能力。出家而不能夠將自己與金錢一刀兩斷，那就談不上修行，將來始終手上要為自己持有金錢財物，那就會在渡化眾生的時候發不出無我的力量，一定自己沒有私產的念頭了，所有能支配的財務就真正都用在弘法的事業上了。老子說：「無為而無不為」，就是要先能不為己，才能真為天下人。老子又說：「既已為人己愈有，既已與人己愈多」也就是這樣的循環，其實還是回到了自己的身上，而星雲大師就有完全一樣的體會：

佛教講布施，看來好像是給人，實則是給自己；如果當初我吝於出資，也就無法培養自己敏銳的覺知與思考的能力。現在想來，真正是：「錢，用了才是自己的！」[[3]](#footnote-3)

　　在講這一條時，大師用了許多的篇幅，講述他如何纂錢、找錢而把金錢用在必須要做的事情上，所以說到底不是金錢的事情，而是事情的事情，要想做事，才需要錢，而為了做事，就更需要能力，於是就能力愈來愈強，而金錢也愈來愈多。這樣的結果，讓人了解到，要花錢，先要有能力，有能力做事而花錢，這樣花錢跟做事是二而一的，能力愈大，事業愈大，用錢愈多，而且因為用錢都是用在弘法利生、佈施濟眾的事情上，所以為了用錢的賺錢也是必須做的事情了，但賺錢不是為了私蓄，而是為了給予，因此為了賺錢所需的能力又鍛鍊得更堅實了。然而，說到底仍然不是為了自己的能力，只是因此會更有能力而已，說到底是因為自己的理想、信念、悲心、願力的。大師言：

過去有好長一段時間，我一文不名，但是我從不自認貧乏，反而覺得世間處處都是財富：一句好話、一件好事、一個方便、一點友誼……，都是彌足珍貴。後來我有了供養，只以為這是宿因所現的福報，實不足為道，反而深深感到：金錢如水，必須要流動，才能產生大用。漸而體悟到：如何用錢，是一種甚深的智慧。而用錢最好使大眾都能獲得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的般若寶藏，才能使自己永遠享有用錢的快樂。所以，我深深覺得：擁有錢是福報，會用錢才是智慧。[[4]](#footnote-4)

　　金錢是法財，為弘法之用時它才是寶，否則金錢正是貪慾的對象，再多都不夠。為了做有用的事，有錢是福報，但會做事而用錢才是智慧，這個智慧就是做事的本身，做大事用大錢，不只是福報，更是智慧。

　　這一條中大師提到，有時佛光山各單位間有金錢使用上的不同意見，相持不下，請師父仲裁，大師的做法就是，自己承擔下來，這就表示自己又得想辦法籌錢了，然而，這也正是一個深刻的道理，想承擔，就要有肩膀，講化解衝突，就要自己把事情拿起來做，這樣衝突雙方都能夠接受，但是化解的人就要多承擔了，這也是另一種成長的原理，要不就不要排難解紛，要排難解紛就把雙方都不做的事情拿起來做。這件事情也看得出領導者的雄才大略，「主上無能，下必失和。」佛光山事業體上下和睦、眾志成城，就是星雲大師能排難解紛，能承擔弟子丟出的難題，其中也包括沒錢的難題，而從小不需要用錢的星雲大師，就這樣成了用錢的高手，用錢的唯一心法就是給錢，要給錢就要能賺錢，要賺錢就要有能力，要有能力就是甚麼事情來了就做，不管難易，沒有推辭，因為都是為了行佛，為了做好一個佛門的弟子而已。

　　「錢，用了才是自己的」這正是出家人的風範，至於在家人，執著自己的生活和子孫的照顧，錢會死死地留著，而且，用了就變成別人的了，關鍵在於：在家人自己必須擁有，但出家人都不必擁有自己，在家人用了錢就沒了，出家人錢用了就變成自己的福報了。實際上，出家師父是把錢用在眾生身上，而不為己私。大師說，本來以為有錢是宿世福報，但後來更深刻體會，有錢是為了行佛於大眾，用錢是＜般若智與菩提心＞的體現，不執著於錢，不以為屬於自己，這是「般若智」，把錢用去弘法利生，這是「菩提心」。佛光山這麼多的財富積累，不都是僧俗二眾為了行佛而給出來的嗎！所以，「錢，用了才是自己的」正是「面對社會的接引智慧」，為了接引眾生，就要用錢。但也是「堅持行佛的修養工夫」，因為用錢都是用在行佛事上。

　　從大師這句話中，也給了筆者一些反思，「文章，寫出來才是自己的。」、「觀念，講出來才是自己的。」

３、心甘情願

　　星雲大師的師兄滿成法師，在學園中常受委屈，但他就一句話：「心甘情願」，事情就化解了。他無爭豁達的胸襟，讓大師欽佩不已，並且將「心甘情願」牢記在心。「心甘情願」是一句再普通不過的話，但是對於一位有理想的人而言，星雲大師以一生的心甘情願把佛法推到極致，把人間佛教實實在在地做出來了，「心甘情願」不就是般若智的無分別故而心甘情願，不就是菩提心的任勞任怨故而心甘情願嗎！人為什麼會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還是堅持原來的做法呢？那都是因為對於自己要做的事情，想得很清楚，所以在碰到任何的困難、委屈、挫折、都不會選擇逃避，大師言：

我所以能夠安住身心，不以為苦，就是憑著師兄的一句「心甘情願」，作為我的座右銘。出家，是我心甘情願的；讀書，是我心甘情願的；苦行，是我心甘情願的；各種打罵委屈，都是我心甘情願的。因此我心平氣和地度過了十年寒暑，期間所培養的堅忍負重的性格，成就了我日後修行辦道的雄厚資糧。[[5]](#footnote-5)

　　星雲大師在叢林期間，接受了許多不合理的考驗，他都心甘情願地接受了。來到台灣，只剩下自己一人，接受了太多的艱苦，也是心甘情願地接受下來了。後來為興辦文教事業，更是吃盡了苦頭，也是心甘情願地接受了。之後教育子弟培養僧才，卻不是人人能體會接受，大師也是自己心甘情願地接受下來了。甚至有窮困失意的朋友需要幫助，在自己卻也不充裕的情況下，還是心甘情願地幫助了。為社會事業而貢獻心力，卻沒有被視為自己人，功勞都算別人的，也是心甘情願地接受了。佛光山事業興盛，卻有更多邀約，受的是雲水三千馬不停蹄的行程，還是心甘情願地接受下來了。所有的心甘情願都有自己的委屈、辛酸、辛苦、艱難的感受，但所有的自己的感受都被行佛弘法的信念給掃除了。心甘情願，這就是大乘行者的苦行，不只是身體上，而更是心理上，所以大乘也是有苦行的，這種苦行是對於心性磨練的苦行，若不是「心甘情願」的心態，如何能撐得過去，而不造些口業意業。

　　這讓我們體會到，為了佛教，什麼苦都可以忍，而且只有事情做出來才是真的，事情沒有做出來，所有的修行也就不算成功了。而這個過程中，除了身心之苦要心甘情願地忍受之外，卻還有來自他人的譏諷、毀謗之考驗，事業是成功了，但大師還要進擊，自然引來流言蜚語，不管是在佛光山的開山，還是在國際各處開設道場，甚至是各種利用現代化工具的弘法之舉，以及出面處理社會政治的爭議事件等等，都不免受到譏諷毀謗，但也都必須心甘情願地接受，這個接受，代表了大師的智慧，對於別人的招惹，心無怨憤，對於自己的人生，清清楚楚，而最重要關鍵就是，對於行佛的真心，堅如鐵石。這件事最終最大的回報，便是大師的弟子，固然也有些人中道而廢，但是留下來的弟子，都是龍象，有艱難的事情就走上去第一線，有服務的任務就迎頭頂上去，沒有人挑選任務，因為做甚麼都是一樣艱難，因為不是為了輕鬆生活而入佛門的，因為每個人都是受到大師的感召而投入的，因為每個地方的開創都是從零開始的，於是，個個小星雲，人人心甘情願地付出。

　　可以說，「心甘情願」既是「堅持行佛的修養工夫」、也是「勇猛精進的方便法門」。而做事的目的是「菩提心」的發動，至於做事的心甘情願則是靠「般若智」的運用。

４、面臨死亡，不要驚慌

　　佛教是講輪迴的，因此沒有生命的真正死亡，只有一期又一期的輪迴歷程而已。對於死亡，星雲大師一生中有多次的經歷，最早，是他最敬重的外婆，曾被日軍火燒刀砍推入江中，卻大難不死，且心境平和，這對大師影響很大。大師說：

常有人問我對於生死的看法，我這一生走遍五湖四海，雖然慚愧鮮少建樹，然自忖對於佛教事業總是戮力以赴，因此每天都生活得法喜充滿，最難得的是：我曾經多次面臨死亡。對於生死，我從外婆的話裡體悟到的是：生，未必可喜；死，亦未必可悲。[[6]](#footnote-6)

　　星雲大師第一次自己面對死亡的經歷十分奇特，他曾經跌入冰河中，爬不起來，以為就會死了。不料竟像遊魂似地自己走回家中，他說：

家鄉每逢嚴冬必定下雪，連河川都凍結成冰，我經常和哥哥在雪地裡玩耍，在冰河上溜冰。八歲那年的春節前夕，我獨自在冰河上散步，忽然看到不遠處有一枚雪白的鴨蛋，心想把它撿起來，再走向前一看，原來只不過是冰塊即將破碎的白印而已。正想轉身離開時，一隻腳已經踏入溶冰，剎那間，整個人就掉進了冰窟，怎麼奮力也爬不上來。這時，我全身冰冷，以為這下應該是沒救了，不知過了多久，我竟然像遊魂似的，在寒風中站在家門口敲門，哥哥應聲開門，問我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我這才發覺自己全身都結滿了冰塊，至於是如何從冰窟中上來的，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了。家人一再追問，才憶起在朦朧中似乎有一位老婆婆送我回到家門。[[7]](#footnote-7)

　　第一次讀到這一段文字的時候，筆者心想，莫不是觀世音菩薩顯靈，救了大師一命，因為他身負重任，這一生就是來弘法的。到現在，筆者也還是這樣看這件事。所以一個有用的生命，是十分可貴的。其後的人生中，大師仍有多次死亡的經驗。中日戰爭時期，為了躲避日軍，躺在死人堆裏面裝死。出家期間，兩次身患重疾，都靠勤於禮佛和發大誓願才不知不覺痊癒。國共戰爭期間，被關十天等著綁赴刑場。來到台灣，被當共諜被捕等死。後來都奇蹟似地獲救，但已經身心在死亡邊緣來回不已了。弘法期間，被醫師診斷只有兩個月的壽命，忘了回診，竟然沒事，後來才發現是看錯了片子。這許許多多的生病、受傷、被關、近死的身心經歷，大師都安然度過，每次都靜下心來等候結果，因為外婆說：「面對死亡，不要驚慌。」因為驚慌也沒有用啊！所以生死恐怕是真有定數。而冥冥之中，也必然有一些力量在影響甚至庇佑著。而這樣的體悟，是符合佛法的基本原理的。大師自己總結：

所謂：「平常心是道。」生死循環本是天地運轉的常道，因此我們應該秉持平常心來看待死亡。更何況人死了只不過是換了一副軀殼罷了，我們的意識(類似《遠見雜誌》所說的「生命密碼」)，乃至業力還是生生不息地由此世遞嬗至彼世。因此，生固然不是實有，死也不是真滅，既然如此，於生死又何懼之有呢？最重要的是應該把握當下，以創造繼起的生命啊！[[8]](#footnote-8)

　　這就是擁有佛法信仰的人應有的生死觀，生非真實、死非真滅，因此對於死亡無須恐懼，把握當下，盡情利用有用的身命，才是道理。

　　這一條，就是「認識佛法的基本原理」，要對輪迴生死的知識有信心，既然如此，活著就要更有用處，而死亡是隨時會來的，該做不做，該還不還，死時都是牽腸掛肚，要不死不了，要不痛苦的死，多麼遺憾。然而，死前才認識這點也太晚了，所以活著的每一天，就是在為它做準備的。勇猛精進積極樂觀助人為善的生活，就是為自己的死亡做最好的準備的生活，到時候心安理得、光光容容地參加自己的畢業典禮，豈不美哉。

　　當然，近死的經驗不可求，只是會不會碰到而已，因此，每天就是要活出生命的精彩而已。「面臨死亡，不要驚慌」不正是「般若智」的具體應用嗎！唯有去除我執，才能做到：「面臨死亡，不要驚慌」。

５、忍耐就是力量

　　星雲大師於二十七歲寫佛陀傳的時期，看到《佛遺教經》上頭的這句話：

「能行忍者，乃可名為有力大人。若其不能歡喜忍受譭謗、譏諷、惡罵之毒如飲甘露者，不名入道智慧人也。」[[9]](#footnote-9)

　　大師說：

在《佛遺教經》中看到這麼一段話時，心中感觸甚深，我檢視過去顛沛流離的歲月，自忖若非憑仗忍耐作為舟航，如何能安然度過苦難連連的時光？我又盱衡未來複雜多變的社會，人我是非的生存，自覺更需堅此百忍，方足以應付萬難。從此，我時時刻刻以「忍耐」作為我為人處事的圭臬。多年後的今天，回顧往事，我深深感到：「忍耐」，實在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。[[10]](#footnote-10)

　　「忍耐就是力量」是一句看似普通的話，平常人也可以講出來，《佛遺教經》中所說則是修行的正知見，需要忍耐的事情種類很多，接受別人的磨練、自己勇猛精進、認真做該做的事、被別人傷害、排擠、譭謗等等，事事都需要忍耐。為什麼要忍耐？師長磨練你成長，鍛鍊心志力量，若不忍耐，這個功課就沒學好，將來自己面對艱難時那個心力就出不來。自己積極鍛鍊自我，想要培養能力，但過程辛苦，若不忍耐，能力就沒建立起來，將來弘法需要時自己就沒有辦法了。做事的時候，環境惡劣條件艱苦，若不忍耐，事沒辦成，一個理想又落空了，沒有機會累積成功的經驗。其實成功的經驗最重要，因為它是信心的來源，是人際關係、物資、福報的基石，沒有自己做事成功的經驗，人是不會有改變世界的力量的。唯有忍耐，才能把事情辦好。在做事的時候，又會有來自人際之間的挑戰與考驗，關鍵就是人心見不得人好，因此以口業毀人事業或名節，而對於一位出家師父而言，一樣會遭受到這樣的打擊，至於打擊者，則甚至教門內僧眾都有可能，當然，這還是個人修養的問題，但被打擊者若不能忍耐，而啟口角爭端，則人際關係破壞喪盡，事業的進行也缺少圓滿。別人的惡業是別人的事，但不忍下來而有爭執衝撞的話，就是自己的惡業了，同時也是修行不到位的結果，既然般若智中諸法皆空，卻看不破他人的惹惱，這就像是蘇東坡，自以為八風吹不動，卻被一屁打過江。

　　忍耐是多麼常見的一句話，但要做到卻何等艱難，這一條中，星雲大師說出了許多一生弘法教育的艱辛，在在都是能忍常人所不能忍。在大師叢林生活期間，挑水、掃地、拉車、煮飯、行堂，做遍一切苦役。年輕時的叢林受戒，常要跪在石地上聽訓五六小時，到後來膝蓋都被石頭嵌入肉裡，也還得堅忍下去。學習期間常遭歧視及冤枉，委屈不計其數，仍自以為「這是當然的」而不計較。叢林後期有教授要推薦他去師範學院讀書，卻被志開上人訓斥不准，當時不明道理，只是都忍下來了。剛到台灣時沒有落腳點，只能四處漂泊、風餐露宿，不少同道已經另謀出路，唯有大師還是堅持出家身分及弘法誓願。幾次身體有疾，卻因忙碌無暇治療而唯有以信仰和忍耐對付它，卻也又多次奇蹟似地恢復。在台灣弘法各地時，有人阻攔有人騷擾，大師只是靜默以對，以平常心對待人間一切不平常的事情。甚至在心理上，自己的忠誠、名節、作風都有被批評的經驗，大師都不急於爭辯，淡泊處之默默以對，日子久了那些力量就退了，而大師仍能過著自己勇猛精進的行佛生活。後來四處弘法，舟車勞頓，沒有時間休息，行程緊湊，汗濕衣襟，也沒有時間換衣服，在外地停留時，接待信徒，會客不斷，在在都是需要忍耐的。

　　對於忍耐大師有兩段話是非常深刻的：

要想成大器，必須先在生活上學習「忍耐」。「欲成佛門龍象，先作眾生馬牛」，對於逆境，先忍之於口，是為下忍；再忍之於面，是為中忍；如果能做到凡事不動心，那才是上忍。[[11]](#footnote-11)

　　想成大器要能忍耐，為什麼？首先，甚麼是大器？大器就是能做大事業的人才。然而，大事業怎麼做？既要有機會，也要有能力，更要有金錢、物資、人脈種種條件。機會來自於人際關係，能力來自於長期的鍛鍊，而條件來自於經年累月地累積。因此，若非常善下人，為人服務，就沒有鍛鍊的機會，也沒有被別人肯定的可能，更沒有種種經歷累積下來的金錢、物資、人脈種種條件。因此，做眾生馬牛，為世人服務，忍耐種種艱辛，正是累積自己能力、形象資糧的唯一道路。碰到忤逆拂心之事，忍之於口，是不出惡言，忍之於面，是不露怒貌，要是能做到凡事不動心，那就是根本超越了世人的忤逆了。這些忍耐的工夫，都在訓練無我的定力，無我，就沒有艱難困苦的感受，所以忍耐的最高境界，就是遇境不動心了。大器之人，處處受人尊敬，辦事一呼百應，所有的宗教師莫不希冀能有這樣的功德福報，所有的政治家也都希望有這等的威風，然而，如何能有？就是為他人做牛做馬，又充滿了自己的理想，付出一切辛勞成就了事業，還對周遭的人物謙恭客氣，這樣，所有的人都因為你有成辦事業的能量而願意親近，更因為你謙恭下人而追隨不棄。之後可以召喚的人數更多，可以追求的事業更大，成一良性循環，大器就這樣誕生了。

　　老子也說：「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爲百谷王。是以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。欲先民，必以身後之。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，處前而民不害。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，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」這一段話與「欲成佛門龍象，先做眾生馬牛。」何其相似。大師又說：

因為忍耐有時不僅是為了自己，更是為了利益別人，自忖菩薩發心，猶能殺身成仁，捨身取義，我這一點小小的奉獻犧牲實在微不足道。[[12]](#footnote-12)

行佛就是要利益眾生的，利益他人就是要自己付出的，就是要給予而不是拿取的，不是要求他人為自己付出的，或是要求他人供養自己、禮拜自己的，因此在弘法教育的過程中，出家師父必須自己不斷付出、不斷供應、又不能求回報，然而，目的非常清楚，就是要救度世人、利益眾生的，這是菩薩的行為，也是出家師父應有的作為，所以星雲大師體會菩薩道精神之後，更能付出、更能忍耐、更無受苦的感覺了。因為相較於菩薩的功業，自己的忍耐就很微不足道了。其實，這時候的心境，就是從凡夫到聖境的關鍵，超越了小我，而以大我為我了。

忍忍忍，要忍的事情何其多，大師說：

忍貧、忍饑、忍病、忍苦、忍勞、忍打、忍罵還算容易，唯有忍氣、忍恨的掙扎最難消解。[[13]](#footnote-13)

這裡指得是家仇國仇的忍，但這是世俗的恩仇，從佛法的角度，世人愚痴，犯下罪刑，正是佛法要去超度的對象，好人壞人都要渡化，仇人也一樣，這是佛家的慈悲，也是度眾的目的，這等胸懷，真是難忍。

對於教育，也是忍耐的工夫才能做好的，大師弟子千餘人，種種個性習氣都需化解，不能容忍他們就不能培育他們，大師說：

在海內外，我的在家信眾多達百萬；在佛光山，我的出家弟子也不下千人，他們固然對我恭敬孝順，我也奉獻了許多精力心血，大處不提，就瑣事而言，我容忍他們的差異性格，耐煩地循循善誘；我容忍他們的情緒用事，耐煩地諄諄教導；我容忍他們的不同意見，耐煩地從中調和；我容忍他們的不守時間，耐煩地予以等候。「忍耐」，是一種力量，是一種慈悲，是一種智慧，更是一種藝術。由於我肯付出容忍耐煩，才能攝受他們來到佛門為大眾服務。[[14]](#footnote-14)

正是大師對弟子的容忍，使得最後留下來的弟子，個個成為龍象，都能獨當一面，因為他們也都繼承了大師堅忍的精神，投入各地道場的服務工作，把佛光山的人間佛教事業無限推展。

唯有真正的菩薩行者，他們以「忍耐」為力，以慈悲為力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所以能一鼓作氣，排除萬難，成就福國利民，饒益眾生的豐功偉業。[[15]](#footnote-15)

星雲大師是真正在行菩薩道的修行者，不虛張聲勢、不投機取巧、不推諉卸責，就是承擔而已。一切都是為眾人利益著想，自己的忍耐工夫就沒有底線了。但是，這是對為了眾生利益而付出時對自己的艱辛的忍耐，若是社會有不公義的事情，或是涉及到眾生的福祉的事情的時候，就不再是該忍的時候了，大師說：

雖說我一向推許「忍耐」，但自念也有不能忍耐的時候，例如：當我在臺上演講，看到臺下前面還有空位，而後面的人卻沒有位子可坐時，我會罣礙難忍；當知道別人受到侵犯的時候，我也會義憤填膺；當弟子怠慢客人，令人不喜時，我會上前指責；見聞好事，不即刻參與，我也會坐立難安。我以為：一成不變的忍氣吞聲，姑息縱容，並非「忍耐」之道。真正的忍耐應該是當仁不讓，顧全大局，為眾謀福。[[16]](#footnote-16)

對他人加諸於自己的無禮之事的忍耐，是為了度化此人以及成就大局，但當人們的行為是侵犯公益的時候，是使他人受損的時候，大師認為這是他不能容忍的，通常就會直接出面指責，要求改正，若不出面，就變成姑息縱容，而不是寬容忍讓。那麼，這中間的界線該如何拿捏？其實，很難說有明確的界線，大師只是說，一切都是為了大局。所謂大局，眼前進行的利益眾生的事情是大局，加諸個人的辛苦與打擊可以為大局而忍，自己一忍大局就保存下來了。但加諸大局的橫逆就無需忍了，忍了就沒有大局了，忍了眾人的公益就受損了，故不能忍。《菜根譚》裏有一句話：「己之困辱宜忍，而在人則不可忍。」關鍵還是大局。大局就是人間，顧大局忍小己，為大局當仁不讓，界線就在這裡。所以既要有退讓寬容的心胸，也需有為公益當仁不讓的氣魄。

「忍耐就是力量」力量就是成辦佛事的能量。砥礪志節、培養能力必須究竟，不能忍耐就沒有真工夫，故需忍耐。不去服務大眾就無佛事可言，因此面對艱辛就需忍耐。受人之侮不能忍耐，就無結緣度眾的局面，故需寬容忍耐。教化子弟需循循善誘，否則道心既退就失去人才，故需忍耐。故而一切有理想的事業都是需要靠忍耐的力量才能成功。「忍耐就是力量」真可謂是「堅持行佛的修養工夫」，也可以說是「勇猛精進的方便法門」。

最後，忍耐的最高境界是對境無心，也就是無生法忍的境界，這就走到修行很高的地步了。力量，用來利益眾生，這是「菩提心」。忍耐，用在克制自己，這是「般若智」。

６、要爭氣，不要生氣

「要爭氣，不要生氣」可以說是星雲大師因失怙而後建立起來的人生態度。大師的父親在1937年日軍侵華之後就失去音訊，在那個大屠殺的年代，家人自知凶多吉少，大師一家有母親及四個小孩，母親說：「孩子們，我們要爭氣，不要生氣！」。從此年幼的小孩，事事認真，決定出家後，一路爭氣，小孩甚麼都不會而被取笑，卻能以爭氣自許。寫作文被批評，仍以爭氣自許。志開上人問詢生活，大師以衣單不全、紙筆不周告知，卻迎來嚴厲的訓斥：

「你以為沒有錢，我就會給你嗎？明白告訴你，我把喝茶的茶葉錢省下來給你，你也用不完，但我就是不給你。什麼道理，我現在不說，你將來自然會明白。」[[17]](#footnote-17)

大師並沒有在書本上說明這個道理，筆者以為，志開上人就是在磨練星雲大師的苦行工夫，這就是大師前文＜錢，用了才是自己的＞一文中講過的，這就是他從小養成的沒有錢，不擁有，不積蓄的習慣之原因。既然身無分文，也就不需要了。將來億萬的金錢溜進流出，看到的只是法財，而不是自己的供養金，這樣的胸懷才能辦大佛事。從小沒有錢可用的日子，是筆者認為星雲大師成長過程中幾項重要的磨練工夫之一，意義深遠。重點就是，在一切匱乏的環境裏，沒有甚麼好訓練的，但對一位荷擔如來家業的大龍象而言，在成長的階段總是要經歷磨練，既然一無所有，那就以無來訓練吧，現在能無，將來就能有，現在不能無，將來有了，肯定執著。

後來，在叢林中生病了，幾乎要等死了，寫信給師父，回信的開頭竟是：「你那裝腔乞憐的信，我已收到。」這對十幾歲的孩子而言，情何以堪？但大師寫道：

面對這些事情的當下，心裡的確也感到有些委屈，但是事後仔細反省，我覺得家師是真正愛護我的，如果他對我和顏悅色，百般安慰，乃至給我錢用，讓我生活過得舒適一點，我會很歡喜，他看了也會很高興。然而，他卻故意反其道而行，為的就是要我學習在遇到挫折困苦的時候，能夠堅強忍耐，自我爭氣啊！[[18]](#footnote-18)

如果相比於大師後來的人生所遭遇的橫逆而言，這一句責罵自然不算甚麼，甚至完全可以理解正是如大師所說的，就是志開上人在訓練大師學習堅忍之道，但是，這也要那位青年能忍得住，否則，逃離叢林，怨恨師長，這也是很正常會發生的事情。四十年後，大師返鄉，面對黃土，涕淚旁陀，這種心境，令人感動。

初到台灣，甚至三餐不繼，曾在飢腸轆轆狀態下到了基隆某寺依靠同學，旁人竟說自身難保不能施食，幸賴同學自費買米煮飯才得一頓飽餐，這樣的經驗讓大師刻骨銘心，也讓大師體會到要自己爭氣，以後更要有能力幫助一切需要幫助之人，日後成立普門精舍善待所有信徒香客。那一段初來台灣的日子，大師很多同學不能堅持，以致後來更加潦倒落魄。這就說明了，一時的困苦是常有的事情，但人生的理想不能喪失，為了理想才要爭氣，否則隨俗過日子就可以了，但道心也就沒了。因此大師說：

至此我堅信，所謂的「爭氣」，並不是爭一時的情緒，而是爭千秋大業；所謂的「爭氣」，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，而是求眾生之福祉。[[19]](#footnote-19)

受到他人的嘲諷侮辱是一回事，重點是自己要的是甚麼樣的人生，若是利益大眾的弘法事業，則別人的嘲諷侮辱都是小事了，否則，自己的名譽形象受損，豈有不力爭之理，之所以可以放下，是因為要把力氣放在利益眾生的有用的事情上，而這其中，教育就是大師心中最重要的事業。然而，這條路十分艱辛也曲折，教書教一教機會卻沒了，只好暫時放下而走向社會弘法。有機會代表國家出國卻被阻攔而不能去了，太多教界內不合理的做法，讓星雲大師發現：

我並不為個人的榮辱得失感到生氣，只是目睹教界的短視近利，不免感到遺憾。為了佛教的發展，為了眾生的福祉，我只有另闢天地，自我爭氣。………我以自己的堅持與努力證明了：當我們遭逢橫逆時，既不需要哀求憐憫，更不需要憤怒抗爭。以願心為動能，我們一樣可以逆流而上；化悲憤為力量，我們依然能夠撥雲見日。只要自己肯爭氣，我們盡可以不卑不亢，擇善固執，因為自助而後人助，辛苦的血汗不會白流，大眾的肯定終將為我們的努力作最佳的證明。[[20]](#footnote-20)

大師這番話，是給所有有理想的人最好的指導，理想是要靠自己的辛勞去取得的，不是藉由向別人抗爭而要來的，向別人抗爭只是徒爭糾紛，所得到的也不會是最好的，既然自己有理想，就依據自己的願心去做事，一步一腳印，把事情做出來。這就是以願心為動力，也就是以理想為動力，不須向他人求情，這樣沒有骨氣，也不需要抗爭，這樣徒增紛擾。而是不卑不亢，擇善固執，自助人助，最後必可獲得大眾的肯定。當然，其中的關鍵就在於，自己具有遠大的理想，這樣才可能有要爭氣的念頭，否則碰到該生氣的時候，就是發怒洩氣而已。

在弘法的過程中，時常需和政府各級單位打交道，但卻常被刁難，不論是開山建寺辦活動都會碰到難過的關卡，大師卻說，凡事以一生的時期作奮鬥的目標：

本著「有所為，有所不為」的原則，我摒卻弟子們跑政府機關請求關說的建議，寧可自己據理力爭。在殷殷等待，頻頻被拒的日子裡，我安慰氣急敗壞的徒眾：「政府官員有一定的任期，而我們和尚卻是做一輩子的！」道場萬一不幸被拆，還可以重建；志氣一旦自甘敗落，則有如失根的花草，無所憑藉。我凡事都以「一生」作為奮鬥的目標，全力以赴，不做到最後一口氣，決不放棄。事實不都證明了持志努力的「爭氣」，比暴虎憑河的「生氣」更來得有意義，有價值嗎？[[21]](#footnote-21)

碰到政府單位刁難的時候，過去的時代通常的做法就是走後門找人關說，但是，宗教師有所為有所不為，若是學習世俗中人的做法，那還算是人天導師嗎？所以甘願等待，官員有任期，和尚卻是做一生一世的，相較之下，誰更能等能耐就很清楚了。關鍵是，對的事情當然要做，但用不對的方法所做的事情其中就有惡行在裡面，那麼這當然不是教內人士可以走的路了。所以要爭氣，就是持續不間斷的努力，此事不成仍有別事可為，只要生活保持在向上奮進的狀態中就好了。這就是爭氣。大師這番話，讓人領悟到，和尚這個行業真是太有競爭力了，以一生來和一任交涉，後退的空間無限廣大，那麼在人間世界真是沒有甚麼過不了的關了。因為你的努力是永永遠遠的。

　　「要爭氣，不要生氣」是為了弘法利生而爭氣，這自然是「菩提心」，但能自化其怒，那也需是有「般若智」。同時，「不生氣」是「堅持行佛的修養工夫」，而「要爭氣」則是「勇猛精進的方便法門」。

三、小結

星雲大師《往事百語》裡的智慧心法，句句都有深刻的意義，既是大師自己實踐的結果，也是可以傳諸久遠而為眾人所效學的智慧，筆者將對這部淺顯易懂的著作，進行一篇篇的討論，以自我反思，並向大師學習。限於時間，暫寫至此，後文待續。

1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，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，1999年10月二版，頁6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，頁8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， 頁13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，頁23~24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，頁26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，頁43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，頁44~45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，頁55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，頁56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，頁56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，頁62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，頁65~66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，頁66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，頁68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，頁6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，頁6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，頁74~75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，頁75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，頁7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， 頁81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，頁84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